

『八一』，再敬个军礼

□海眼 文摄



革命烈士纪念碑。

每年“八一”前夕，老崔总会准时打来电话。数十年从未间断，成了我们几位老战友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

早上7点，我从宁波市区驱车赶往樟村。沿樟溪河前行，两岸古樟浓荫蔽日，晨光穿林洒落，山野格外清静安宁。

老崔早已在纪念馆门口等候，一身洗得发白的海魂衫、藏蓝军裤，是他当年东海舰队的制式模样。如今的老崔经商多年，身家过亿，平日在商界处事沉稳、着装体面。可每到“八一”，他必会换上这套旧军装。所有财富光环尽数褪去，留下的，只有一名老兵最纯粹的本心。

大昆笑着打趣，说他这身打扮，和当年舰上的新兵别无二致。老崔淡然一笑：“就这个日子，穿这身，心里才踏实。”

我们4人同年入伍、同在东海舰队服役，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情。退伍后各自奔波半生，岁月更迭，唯独这份军营淬炼的情谊，始终温热如初。

樟村烈士陵园庄严肃穆，现代纪念馆白墙素雅整洁，门前翠柏挺拔苍翠。我们拾级而上，脚步轻缓，心生敬畏。门厅先烈浮雕，再现了先辈冲锋浴血的模样，人人向着信仰奋勇向前。老崔告诉我，馆内诸多英烈，都是土生土长的宁波儿女。

展厅内，锈蚀的步枪、磨穿的草鞋、熏黑的煤油灯静静陈列，泛黄发脆的战时家书，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岁月。字迹虽斑驳模糊，字里行间的牵挂与赤诚，依旧直抵人心。

一封普通的家书让我驻足良久。信中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对母亲的家常叮嘱，宽慰家人勿念，许诺战后归乡尽孝，还细心交代修缮房屋。文末短短6字，字字千钧：儿在外，心在家。质朴字句，令人动容。

老崔轻声道出悲凉结局：写信的战士年仅21岁，最终牺牲在梁弄战场，终生未能归乡。21岁，正是我们当年入伍的年纪。我们安稳沐浴和平，而他们，把最好的青春与生命，永远留在了四明山的青山密林之中。

二楼展厅里，烈士李敏的故事最是撼人心魄。照片上的她眉眼清秀、笑容纯粹，正值20岁的花样年华，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家国担当。15岁投身革命，扎根四明山开展民运工作。1944年，她遭叛徒出卖被捕，在樟村街头受尽严刑逼供，始终宁死不屈、严守机密，最终被敌人连刺二十余刀，壮烈殉国，血染故土。

据老崔祖辈亲眼所见，李敏牺牲之日大雪纷飞，皑皑白雪被热血染红。乡亲们感念她的忠勇，悄悄将她安葬，岁岁祭扫，从未间断。浙东大地代代流传，北有刘胡兰，南有李敏。

如今的20岁，是少年读书追梦、自在无忧的年纪。而当年的李敏舍弃一切安逸，以身赴国难，用年轻的生命守护一方山河安宁。展板旁，崔真吾、朱镜我、崔晓立等一个个名字，镌刻着四明山儿女的热血与悲壮，他们为国舍身，永远长眠于故土。

烈士墙上，密密麻麻刻满数千个英烈姓名。大多名字朴素寻常，多数英烈无照片、无详细生平，仅留一名，被岁月永久铭记。阿景摘下帽子深深三鞠躬，我们紧随其后，向无数先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。

走出展厅，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，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鎏金大字庄严肃穆。碑座摆满群众敬献的鲜花，老崔俯身扶正歪斜的花束，轻轻拂去碑座浮尘，动作虔诚庄重。

午后暖阳洒落，纪念馆院落静谧肃穆。纪念碑前，一束朴素的黄色野花随风轻颤，藏着无声的哀思与敬意。

久久伫立后，老崔突然挺身立正、身姿挺拔，郑重敬出一记标准军礼。晚风拂动老旧的海魂衫，这一刻，他依旧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老兵。

我们3人即刻肃立，同步抬手敬礼。4位年过花甲的老兵，沐浴午后暖阳，向着四明山忠魂、无名先烈与这片热血热土，致以军人最庄重的敬意。

礼毕返程，樟溪河清风拂面，温润厚重。这场缅怀之旅，是幸运，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洗礼。

军人师傅

□朱宝珠

那年，我随军。调去的新单位，因没有打字员，崭新的铅字打字机，一直闲置着。单位的文件资料，要花钱去外面打印，我陡然萌生学打字的念头。局领导见我主动请缨，颇为支持。

当时，区府大楼未竣工，单位办公正借用部队用房。近水楼台，我的如意算盘，是找部队打字员学。我愣是没有想到，这个“非分”之想，竟得到部队的认可。很快派来文印室的小张，由他培训，做我的师傅。瞬时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部队就是部队，暖人心哪！

军人师傅小张，中等个子，长得文质彬彬。他打字速度神速，准确率高，是打字员中的翘楚、佼佼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张还是部队文印室打字班班长。我不禁对这个年龄小我一轮多的师傅，刮目相看，肃然起敬。

小张接收了我这个特殊的军嫂徒弟后，像带新兵一样，不急不躁，稳妥有序。他的脑子里，装有一个活字盘，打任何字，都熟门熟路、随手拈来。但他的字盘，属于他个人专用。原因是单位性质不同，排的字盘也不同。他是部队的，文件、材料中涉及的文字是军事方面的。而我是地方单位的，需用的关键字、专用名字、工作用语都不一样，两者硬生生无法通用。

新打字机“随嫁”来的新字盘，看看满满当当，实际上随意无章法，要操作使用，必须重新排过。若能排成易记易背、简明合适的字盘，学起来就事半功倍。师傅深思熟虑，参照自己的字盘，决意排出一个好字盘。他心里盘算好，把我单位文档常用的关键词、固定词组及标点符号，排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人称代词、助词放中间，其他按偏旁、部首排定。

此刻的师傅，心无旁骛，手持镊子，在铅字群里巡视捕捉。让每个铅字，次第安放到最合理位置。持续一星期，2000多个常用字，统统找到归口，密密麻麻一片，喜煞人。

字盘排好了，还要攻破最难的堡垒——制作字盘表。那就是把字盘中的字，一字不漏，一字不错，原原本本，打在蜡纸上，然后用手工油印机印出来，当师傅把散发着浓郁油墨味的字盘表交给我时，我激动得语无伦次。“师傅，真真……真的排好啦！”

有句老话，名师出高徒，我不能丢师傅的脸。字盘表上的这些字与那些字，绝大部分，相互间没有关联，读背起来，别别扭扭，不顺口，有的甚至佶屈聱牙。师傅帮我寻找捷径，将字盘表划块、分行。我下死功夫，下狠劲，倒着背，顺着背，N遍地背诵。不管去哪里，兜里都揣着字盘表。我终于把字盘里的字，渐渐印入脑中，融入心里。

随后，师傅培训我上机打字。他示范，在滚筒上细心卷铺好蜡纸，手握拉杆，上下左右移动，找准字，轻按拉杆，“啪嗒”一声，字敲在蜡纸上。我看师傅操作这般轻松自在，急不可耐上机试试。面对字盘，却眼花缭乱，视字盘中，泛着银光的反向字，顿感脑子一片茫然。师傅说，不急不急，慢慢会看习惯的。

只要锲而不舍，没有学不会的东西。从此我单位的走廊里，回荡起“啪嗒啪嗒”的敲击声。常常，我忙完自己的一摊工作，下班后留下来，加班加点，帮同事打文件和通知。

正当字盘在心里牢牢“扎根”，打字越来越熟练时，局里为减轻我的压力，招了个年轻女孩，做专职打字员。局长要我教会她，我欣然答应。有现成的字盘表，用师傅传授的方法，我带徒弟毫不费力。

从那以后，电脑打字开始普及。我学王码五笔型输入法，只需背25个顺口溜般的字根口诀。相比学那铅字打字机打字，苦涩乏味地背2000多字的字盘表，感觉忒轻松爽快。

老式铅字打字机打字，早已成为过去。饮水思源，我每次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，总会想起，第一次教会我打字的军人师傅小张。